

如果世界只有我和你

“秀哉，你写完了没有啊？”小家伙问。

“没看见我在收衣服吗？”秀哉说。

他把晾干的T恤从晾衣绳上拿了下来，大的是他的，小的是男孩的。几件汗衫刚晾上去不久，8月的天气，衣服干得很快。他收一件，叠一件，叠好了就放在男孩的怀里。

“先说说晚上想吃什么。”

“今天有什么？”

“让我想一想……今天发现了新口味的方便面，辣白菜和凉拌裙边菜。”

“还是方便面？”男孩有点失望。

“可以加午餐肉。”

“可是我想吃蔬菜。”男孩想了想，很响亮地咽了口唾沫，“我想吃油汪汪的炒青菜，我想吃嫩嫩的蘑菇。”

“蘑菇？你还马里奥呢。”

“我也想玩游戏机，可是游戏机没电开不起来了。你不能做个发电机吗？”

“你不如把插头插在我鼻孔里，也许就来电了。”

“骗人，你当我几岁啊。”小家伙愤愤不平地说，“我试过的，没用。”

“好啦，那饭后我加个水果沙拉可以了吧？苹果番茄加菠萝丁。”

“好啊，那我要来两份。”

收完了衣服，秀哉趴在星巴克的咖啡桌上写信，男孩陪在一边写暑假作业。

“你怎么还在写暑假作业？”秀哉问，“……你在哪个小学读书？”

“世界外国语小学。我学习很好的，每门都能拿A。”

“很厉害的嘛。”

“学费很贵的，一年要一万多呢。”男孩心疼地说。

“你妈妈很舍不得为你花钱的嘛。”

“她赚钱养我好不容易的。学得不好会对不起妈妈。”男孩说，“我已经写完作业了，你也写完了吗？”

“写完了。”他说，“等吃过晚饭，我们就去海边。”

晚饭他们吃了辣白菜方便面，加午餐肉，饭后还有水果沙拉。男孩一个人吃了两份沙拉。吃过晚饭，天色还很早，他们就沿着南京路步行街慢慢向外滩那里走去，男孩手里拿着一瓶可乐，边走边喝。

“喂，小树。”秀哉说，“我记得你家是在虹口足球场那里，是吧？”

“是啊，你去过我们家啊？”

“没有去过，只是路过。有一次送你妈妈回家。”

“哦。”

“你想回家看看吗？哪一天有空，我们可以去虹口足球场那边看看的。”

男孩踢着拖鞋走在路上，想了半天，说，“不怎么想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妈妈不在那里。有妈妈在的地方才感觉像是家。妈妈不在那里，那里就不是我的家了。回不回去看无所谓。”

“这倒是。”

不久，他们走到了海边。男孩喝完剩下的一点可乐，然后把可乐瓶交给秀哉。秀哉将可乐瓶甩干，从沙滩裤裤兜里拿出那封信。他怕信上哪里写得不对，还特意读了一遍给男孩听。

信是这么写的。

我是秀哉。我和一个七岁的小男孩在一起，他的名字叫小树。

我们还活着。

如果你收到了漂流瓶，看到了这张纸条，请来救我们。

我们在外滩。

如果你也是孤身一人，也需要帮助，那么，请到我们这里来，和我们一起吧。我们有水和食物，还有干净的床单。我们可以互相帮助。

我的名字叫秀哉。

我和小男孩在上海。

我们也许是这个城市活下来的最后两个人。

上海欢迎你，我的朋友。我们等待着你的到来。

welcome to shanghai, my friends.

最后是他和小伙伴的签名。

读了一遍后，秀哉把信叠成纸条，塞进可乐瓶，然后把瓶盖旋紧，交给小伙伴。小伙伴站在防波堤的栏杆上，使劲把可乐瓶扔出去。虽然总是扔不远，不过剩下的事海浪自然会帮他们完成。

他们看着可乐瓶浮在海面上，随波逐流，被海浪推得越来越远。这已经是他们扔出的第五个漂流瓶了。

两人爬到和平饭店后面的山顶向东眺望海面。还是没有船的踪影。

“船还是没来。”小家伙说。

“可能还要一段时间。”秀哉问，“你不怪你妈妈把你一个人留在上海？”

“我不怪她。”男孩摇摇头，“我就是觉得，她年龄已经很大了，应该找个男的结婚了。”

说完，男孩看了看秀哉。

“我们应该找两架望远镜，那样才看得清楚。”

“明天我们去找。”

两个人转过身，面向大半个城市。

在他们面前的是无边无际的断垣残壁——上海。

这是灾难过后第二个月。大地震摧毁了世界，陆地四分五裂，很多人居住的地方沉到了海底。城市变成了渺无人烟的废墟。

上海成了一座孤岛。

在这座孤岛上，只有秀哉和小伙伴两个人活了下来。

（摘自《如果世界只有我和你》，作家出版社出版）



中国孩子

我回到福利院的时候，夏天已经快要过去了。离开的两个月里，福利院几乎没有变化。只有隔壁的房间里住进来一对老夫妻，他们在早上敲门，给了我一包巧克力，算是住进来的喜糖。老人们开了一个简单的欢迎会，有一个祝福的蛋糕。我手里拿着一块蛋糕，站在很多老人当中，却有些不知所措，就好像我已经活了很久了，但是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谁。

我回到屋里，把自己关了起来。我想，我只是觉得孤独，有时候。很快就会好了，等今天过去，等晚上关灯了。等睡着了以后。等我睡醒了以后。我就不会感到孤独了。我把她给我的手机攥在手里，有时半夜以为响起了铃声，我打开手机。我给她打过去。电话再也没有接通过。她的声音再也没有出现。我在黑暗中闭上眼睛，蜷起身子，没有做任何的梦，只有安静的心跳陪伴。

白天变得漫长而宁静。清晨和傍晚的交替，炎热和湿润的变化，对我来说已经不是这么明显。有时我用一整天坐在院子里的长椅上，只是想明白活着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。雨点打在我的手背上，风吹过树叶间。我看着眼前走动的这些熟悉的老人。

一个人为什么会变老？变老以后，我到底会失去什么？我只是行动迟缓，记忆衰退，吃饭会流口水，眼睛看不清东西吗？我眼前的世界还是原来年轻时的世界吗？我爱的人还是过去那个爱的人吗？你变老了，你会变得惭愧吗？因为你没有原来那么健康、美丽、英俊、有活力、朝气蓬勃。你的头发变稀薄了，变花白了，你谢顶了，可是，这一切都说明了什么？是什么东西试图用这种方式告诉你，你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吗？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能够从衰老这里逃跑？没有一个人能够真的永远年轻？

一天上午，我去看了白鲸的表演。我坐在第一排，在魔术和海狮表演之后，终于看见了来自寒冷国度的白鲸。它更像是一条白色的海豚。在表演数学，跳跃，击球等许多节目的时候，它看上去仿佛始终在微笑着。与其说表演吸引了我，不如说我更着迷于这个微笑的表情。散场时我一直留到了最后。

“你就是上次那个没有看成表演的男孩吧？”工作的女孩说，“今天你一个人来的吗？”

我只是摇了摇头。

“你可以离近点，白鲸对人很友好，尤其是对小孩子。”

我走下观众席，坐水池边上。白鲸向我游了过来。它的头抬起来，微笑着看着我。

“我可以摸摸它吗？”我问。

“我觉得它很喜欢你，你可以试试摸摸它。”我伸出手，轻轻放在它光滑的背上。它的眼睛看着我，好像是在无声地和我交流似的。它好像完全能够明白我在想什么。

“你很孤单吗，白鲸？我有个朋友说你在这一很孤单。因为你没有同伴。”

“你也是吗？”

“我也是，我失去了我的朋友。”

“你为什么因为她这么难过？你的外婆和妈妈，她们和她难道不一样吗？”

“她们是不一样的。我的妈妈和外婆，我知道她们有一天是会死的。我的妈妈病得很痛苦，我觉得死对她来说是一种摆脱痛苦的方式，而且我一直是她们的拖累。她生下了一个生命有残缺的孩子，养了我9年，做到了一个妈妈能做到的所有事。我想最后是天上的神觉得她已经受够了苦，所以允许她离开了。爱华外婆已经活了87岁。她经历了一个人能经历的所有事。她当过孩子，当过妈妈，她有过孩子，她的孩子比她先走了。她经历所有的事，以至于看电影的时候，觉得电影里的故事都那么平淡无奇。只有最后一件事她还没有经历过，那就是离开。她选择了一个很愉快的夜晚，安静地死了。”

“那个女孩是不同的。”

“喵是不一样的。她还那么小。就和正在迎接春天的小猫一样。就算是我，也知道她的未来比所有的故事加起来都要美丽。她会认识很多朋友，看很多的书，读很好的学校。她会去我做梦都无法梦到的国度旅行。我不知道她以后想做什么，她也许会

■书 摘

哥舒意“爱的三部曲”

会成为作家，也许会当老师。她说她不想结婚，可是我觉得她最后还是会遇到一个人，那个人爱她要比爱这个世界更深。她会和他成家，会生一个聪明的孩子。这才是属于她的完整人生。”

“我为她感到难过。”

“你会喜欢她。可惜她没能来看你的表演。”

“不对，我感觉她也在这一。不是吗？你们一起看了我的表演。”

我们一起看了你的表演。

我愣在那里，再也说不出一句话。

白鲸长长的吻部碰了碰我的手心，然后潜进了水里。它的眼神仿佛孩子。

离开白鲸馆，从公园回到福利院的房间，关上门。我来到镜子前，脱掉T恤衫，从镜子里看着自己的胸口，那里有一条白色的痕迹，是手术缝合后留下的伤疤。心脏的移植手术。我的身体一直等待着一颗完好的心脏。旧的那一个是妈妈给我的，伴随了我16年，它在那天晚上完全破碎了。现在我身体里跳动的是另一个人的心。

我把手按在左胸，感受这份心跳。闭上眼睛听体内的声音。回忆像风一样穿过了心里，犹如乐器那样发出一阵阵好听的回声，她的笑声，她正在听的音乐，她在我身边唱歌。她的头发飞舞起来，阳光变得丝丝缕缕。她在雨里哭。她躲在我的背后。她学小猫叫。我听见她。

是你吗？

喵。她说。

等所有的声音都从心里消失以后，我穿上了衣服，躺在床上，身体渐渐缩成一团。这是手术以后第一次觉得心痛得要命。一开始小声地哭，后来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就算我想停止也停止不了。好像只有流下眼泪，心里的疼痛才会小一点。我想这是我人生中最彻底的一次哭泣。有很多的原因可以让我泪流不止，我的阅读障碍，我的表情识别困难，我的先天性心脏病，我还活着，长久以来的孤独，失去妈妈，失去外婆，失去惟一的朋友，不能代替喜欢的人而死。最后留下惟一深入骨髓的体会。喵仍旧和我在一起。

夏天的最后一天，我在福利院见到了她的父母。

她的爸爸戴着一副金边的眼镜，身上有种书卷气。相比起来，她可能更像她的妈妈，因为她的妈妈也穿着一条白色的连衣裙，还有面孔也有相似之处，但是除此以外，也只能感觉到很少的痕迹，毕竟，喵是那么的独一无二。

我带他们参观了福利院，然后去公园沿着湖边散步，这是他们的请求，他们想知道喵在最后的几个月时间里都经历了什么，看见了什么。他们想更多地了解自己的女儿。于是告诉他们我和喵每天的散步，到湖心小岛上的聊天。喵说湖心岛上的雕像像她的父母。走到岛上，我把这句话也告诉了他们。

“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来福利院找我说话。”我说，“她是我认识的惟一一个同龄的女孩。”

“可能她需要一个朋友。”喵的爸爸说。

“她没有朋友吗？”

“她从小就不太合群，一直很孤单。她是很聪明的女孩，可是一直没有交到特别要好的朋友。我觉得她是你当成了好朋友，在最近几个月。”

“我不聪明，但我把她当成是我最好的朋友。”我说，“她教会了我很多东西。”

“她很特别，是吧？”

“她是我见过的最特别的女孩……虽然我没有见过其他的女孩。”

我犹豫了一会儿，还是松开了画夹，抽出了最后一页画纸。

“我想把这张画送给你们。”

喵爸爸接过去画。

“这是……你画的她？”

“这张画我画了好几个月，昨天才刚刚画好，可是不知道像不像，我有表情识别障碍，一直画不好人的面孔。这是我第一次画……”

喵爸爸和喵妈妈看了很久我的画。

“非常像。”他说，“谢谢。谢谢你的礼物。我们很喜欢。”

喵妈妈忽然哭了起来，她坐在长椅上，弯下腰哭了好一会儿。不管喵爸爸怎么劝都劝不住。她紧紧地捏着那张画。

“以后……以后你有空的话……就来我们家吃饭。”她抽噎着说，“我把我们女儿爱吃的菜都烧给你吃，你有空就来我们家吃饭，好不好？”

“……我尽量。”

“跟我女儿一样。”她一边抹眼泪一边笑了起来。

“她提起过你，她说她妈妈喜欢昆曲，牡丹亭是吗？”

“是啊，以前我还教她唱过，但是相思莫相负，牡丹亭上三生路……”

可是她太难过了，只唱了两句就唱不下去了。喵爸爸拿手帕给她擦眼泪。

“她借给我这部手机用。”我握着喵给我的白色手机说，“我可以留着吗？”

喵妈妈点头。

“你留着吧。我也留着女儿的手机。我在她手机里看见了你们发的短信。”喵爸爸说，“我们不会注销她的号码。还有你的号码我们也算留着。”

“你不想忘记她，是吗？”我轻声问。

“我不想忘记她。”喵爸爸说，“她是我的女儿。她带给我的东西，远远要比我给予她的要多。”

“我也不会忘记她。”我说。

喵爸爸的眼圈红了，他扭过头。

“我们要回去了。你现在回福利院吗？”

“我想再坐一会儿。”我低头说。

“别忘了……来吃饭。”走的时候喵妈妈说，“什么时候都可以来。”

我看着他们牵着手离开小岛，沿着湖岸缓缓远去，好像一对年轻的恋人。傍晚的时候是有很多学生情侣沿着湖边散步。他们大都来自附近的大学。我想起喵有一次说，大学就像养老院，而且事实上，更多的人死在了大学里。她说这是一个叫鲍勃·迪伦的外国唱歌老头说的话。我不认识什么外国唱歌老头，我只认识喵。

我对你到底了解多少呢？

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我数了你的眼睫毛。你有二百零六根如同鸟儿羽毛一样的眼睫毛。三百二十七，这是你眉毛第一次弯起来时的数字。你爱穿的格子裙，一共有九十六格方格。我们一共认识了一百二十四天，见了四十五次面。

可是，除了这些，我对你还是一无所知。就连你真正的名字我都不知道。我对你什么都不了解。我只知道你的名字叫做喵。

这是夏天的最后一个黄昏。金色的湖面波光粼粼，几艘未归的游船散落在岸边和湖中。我坐在湖心小岛的长椅上。低头回忆关于她的一切。我想起她给我起的名字，想起那些夜晚的梦在失去了她以后无处可去，那些故事也都随之消失去了记忆中的某个地方。

我的腿上搁着她在医院里送给我的书，也是她第一次带给我看书。活了一百万次的猫。不管活了几次，最后还是死了。停止哭泣，在最后的光线里打开书，打开和她有关的记忆。意外的是，书的扉页夹着一封什么东西。我拿起来，辨认了一会儿，好像是一封信。信封上没有名字，只有一个小猫。

这是她留给我的一封信。

（摘自《中国孩子》，作家出版社出版）

沉睡的女儿

上午，我们去林间散步。一只冻僵的小鸟躺在枯枝败叶间，因为夜晚的严寒而失去了它小小的生命。爪子缩成了一个小球，浑身僵硬，跟一个橱窗里的标本似的。女儿捡起它，捧在手掌上。

“可能是夜里太冷了，它受不了。”我说。

“它还会活过来吗？”

“应该不会，不过本来它们活的时间就很短，只有几个冬天。”我说，“它没有人类活的时间长。可就算活的时间再长，还是会有那一天的。”

“有一天，你也会……吗？”女儿问。

“你是说？哦，是的，有一天我也会死的。没有人会永远活着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我不知道怎么跟她解释死亡是怎么一回事。

“想象一下，有人写了一本很大的书，我们都只是这本书里的人物，从故事里走了出来，当有一天，故事讲完的时候，我们就都回到了那本书里，我想这就是人不能永远活着的原因。”我说，“那其实不算是件难过的事，只是一种离开的方式，就跟坐火车离开差不多。”

女儿沉默了半天。

“可是我会很难过，如果你离开的话。”我们把小鸟埋在一棵树下。我看见她把那颗掉下来的牙齿也埋了进去。“回到书里去吧，”她轻轻说，“直到有人再讲起你的故事。”

夜晚来了。

我走到水塘的边缘。沼泽地看起来很开阔，有一些没有砍伐掉的树斜斜地刺出水面。在接近丛林的边际长着随风晃摆的芦苇，除此以外，再也没有其他的痕迹。也许是水下漂浮许多浮萍的关系，就连月亮的倒影都显得那么模糊。但是连那些浮萍都在逐渐消散，它们随着气泡冒出水面，然后渐渐稀薄，消失。

我蹲下身体，就着女儿手中的烛光看向水面，却发现那些不是浮萍，它们远比浮萍要琐碎微小。它们是黑色的，肢体是线条组成的。

它们不是生物，它们是文字。

一个下一个的文字像蝌蚪一样漂浮在水中。许多文字从水面上浮现出来，有的还连在一起，断断续续的句子。

希腊人烧掉了他们的战船……他的尸体被拖在战车后面……

他是个独自摇船在湾流打渔的老人……

敲钟的怪物……头戴花冠的吉普赛姑娘……

她们一面在水面游泳，一面唱出凄怆的歌……然后她就从船上跳到海里……她的身躯在融化成泡沫……

更多的句子都已经缺失，断裂成没有意义的单词。我舀起一捧水，接住了其中几句优美的文字，水从指缝间流走，那些文字也渐渐变淡，好像雾气一样从我手心里完全消散了。它们从我手上漂走了，那些文字和故事本身一起回归了它们来时的地方。

但是那本书呢？那本书在沼泽的哪里？

“这些文字原来都是书上的吗？”老人问。

我似乎听见了虚无缥缈的歌声，有人在唱歌，歌声萦绕耳边，仿佛她就在你耳边吐露气息，却又像是远在你永远都到达不了的地方。

“在那里。”女儿说。

我抬起头，远远看见沼泽中心的小岛。有个女人弯着双腿坐在小岛边的礁石上，在唱一首关于爱与分离的歌曲。过了一会儿她悄无声息地滑进了水里，我才发觉她的下半身是一条修长的鱼尾，鱼尾上的每片鱼鳞都在闪光。

人鱼微微动着尾巴，尾巴划开了水面，她向我们游了过来。直到离岸边有一点距离的地方她停下来，在水面上直起上身，似乎在打量我们。我看不清她的长相，她的五官显得模糊，皮肤像纸一样白。她轻声哼唱，忧伤，甜美，无法抗拒。她向我们伸出手。

想找到那本书吗？那就到我这里来吧，来吧，只要你走进来……走进沼泽里……走到我身边……

我听着她的歌唱，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脚步在往她那里移动，我正在走向她，走向书的坟墓。

就在这时，女儿从旁边撞了我一下，她大叫了一声。

“爸爸！”

我这才发觉自己的右脚已经踏入水里，连忙往后退，可是已经晚了。水面下有什么东西在拽着我，想把我拽进沼泽的泥浆里。

是白色的手，许多只白色的手伸出了水面，不但抓到我和老人，也正在抓向女儿。我用力甩掉了脚上的一只手。那只手被拉断了，发出纸张撕裂的声响。断口处露出一层层白白的纸。

欺骗！背叛！

那条人鱼发出凄厉的声音。她的脸一层层地脱落，一张又一张的书页落了下来。水塘开始沸腾，气泡在泥浆里翻滚，成千上万本书的残骸从沼泽内部涌出，浮在水塘表面。封面残缺，纸张朽坏，死掉的故事无处可去，跟随着书本的尸体在黑暗中腐烂。它们在翻开自己，像是在有人翻阅它们一样，书页脱离了装帧，一层层地卷在一起，卷成了许多巨大的怪物。

人鱼伸出了手臂，它的手变成了两条白色巨蟒，巨蟒跃出水面，缠住了老人的腿，老人被拖倒在地，我赶紧按住巨蟒的头。女儿手上的蜡烛逼退了纸蛇的第一次攻击，蟒蛇头部被点着了，带着火苗缩进了水里。但是它们很快就复原过来，更多的纸张覆盖在一起，这次我被卷住了，蟒蛇把我拖进沼泽里，泥浆一下子就淹没到我的大腿。

我挣扎着抓住岸边的草茎。老先生的情况和我差不多，也被拽了下来。只有女儿还在岸上，她手上的蜡烛已经被蟒蛇打掉了，蛇尾卷住了她的腰。她用力抱着岸边的一棵树。树干上有五条野兽留下的爪印。

“小熊！”她大叫起来，“救救我们！”一个巨大的黑影撞出了丛林，随着一声可怕的嚎叫，缠住女儿的蟒蛇忽然断裂开来，纸片到处飞舞。棕熊狰狞地张嘴咆哮，脚下踩着蟒蛇的尸身。

更多的蟒蛇从水里窜出来，棕熊直起身子，一掌就拍碎了巨蟒的脑壳，把它们变成一堆碎纸。有条蟒蛇想偷袭女孩，被熊张口咬住，断成两截。

怪物们的注意力被引开了，老人趁机抓住我的手腕，将我拖出了泥沼，我喘着气坐在岸边。女儿跑到我身边。我们看着守护熊为我们而战斗。

它在和那些书里钻出来的怪兽搏杀。有的书页卷成了九头龙，有的书页聚集成尼罗鳄，人鱼的生长都卷成了一条条的白蛇。满头的蛇发都在向守护熊挑衅。

棕熊踩住爬上岸边的鳄鱼的脖子，抓住鳄鱼的上下颚扯成两半。九头龙伺机卷住它的脖子，棕熊撕破了周围的龙须，在新的龙头还没有长出来前咬断了最后一个龙的咽喉。蛇发女妖尖叫着扑了上来。守护熊轻蔑地望了它一眼，一巴掌扇在女妖的脸上。

搏斗很快就停止了。蛇发女妖的脑袋离开了身体，在空中飞了一段距离，落到了水里，散成了湿漉漉的纸片。它的身體沉入沼泽，两只手在水面上扭动挣扎了一会儿，随着一串气泡腾起，两只手臂最终也被泥浆吞没了。剩下一些小怪物胆怯地钻进了水里，变回了书上的纸张，漂浮的书籍渐渐沉了下去。

有两三本破烂不堪的书游到了岸边，它们迟缓地扇动着封面和封底，好像鱼游动鱼鳍，鸟扇动翅膀一样。守护熊低头看了看，抬起前掌，打算消灭它们。

“等……等一下。”我说。

“怎么了？”老先生问。

我低头盯着这几本书一会儿。封面的图案看不清楚了，里面的内页已经开始脱落，可是我还是可以认出它们。

“它们是……我的书……”

“你的书？”

“我说过，我是个职业小说家，”我说，“……这几本书就是我写的。”

女儿蹲下来看着那三本书。三本破旧的书好像流浪街头的动物，在水里慢慢扇动页面。当女儿想捞起来最前面一本，它们好像因为自卑而害怕，一下子都游开了，停在不远处的水洼里。女儿望了一会儿，站了起来。

“它们好像是叫我们跟着它们。”她说。

我的书在叫我过去。可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陷阱。

“它们是你写的，如果你写的时候内心真诚，那它们也没有理由来欺骗你。”老先生拍了拍我的背，“你应该相信你的书。毕竟它们可以算是你的孩子。”

我望向那几本书，想起来当初写作它们时的许多个不眠之夜。

“别担心，我们一起眠过去好了。”老先生说，“就让你的书带我们通过这点沼泽。”

这次，就连守护熊也点了点头。

我先踏进了水塘，向那三本书的方向走去，脚踩的地方不是坚实的土地，感觉绵软，就像踩在很多旧报纸上一样，不过确实没有陷进泥沼。水没过膝盖，对一个小女孩来说深了点，我又折回去背起女儿。老先生和守护熊也依次走进水里。

那几本书等我们靠近，然后慢慢向前游动，游一会儿，就停下来等着我们。在水里跋涉比想象中吃力，尽管女儿很轻。走到一半时，守护熊换过来替换了我。女儿蹲坐在棕熊的背上。我和老人家走在旁边。

月亮渐渐爬到了头顶，四下一片寂静，只有我们在水洼里移动脚步的声音。三本书弯弯曲折地带领我们在沼泽里前行。我们抵达了沼泽中心的一小块陆地。它们在岸边停下，好像是说已经完成了使命，到达了目的地。

我最后一个走上岸。我很想谢谢它们，不只是因为它们给我带路。虽然是我创作了它们，可是在已经过去的生活中，有很长一段时间，只有它们陪伴着我。我回过头，看见它们渐渐沉入水里，就跟其他所有的书一样。我忽然觉得很难过。

女儿从熊背上爬下来。

“谢谢……谢谢你们。”

她对它们说，然后握住我的手。

（摘自《沉睡的女儿》，作家出版社出版）